七錄齋詩文合集

七録齋詩文合集標目

古文近稿卷之四

誌銘

七錄齋文集近稿卷之四

婁東張　溥西銘著
同里張　采受先選
金沙周　鍾介生閲

宋九青詩序

學詩非予能也然私心獨好讀二九詩二九者徐子九一宋子九青也二子作詩於古人不少推讓獨心許少陵於是世稱二子詩者皆以少陵目之嗟乎使唐無少陵二子於今豈遂不得

獨行乎李翺之言曰讀書者如未有易讀詩者如未有書然則讀二子之詩如未有杜詩以是推之不亦可乎予猶以爲未也夫無才之人不可與言詩惡其無文也無情之人不可與言詩惡其非質也雖然才至矣非學不行情至矣非詩不立九一詩在篋中世不盡見九青之詩行矣家戶傳說試謂於四者何如也近有妄人輕議周孔不能詩聞者笑之周公之詩見於三百篇中孔子龜山臨河諸操學者諷焉其較然者

不具論若以質言之古今之善作詩者未有如周孔者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首以詩爲端平王之時詩教絶矣孔子續以春秋夫治世之具莫大於禮樂一以詩盡之說者猶曰陶唐有虞氏之遺焉春秋據事直書無聲律可言舉以續詩則何昉乎是故言有大而非誇事有創而適治若此者皆詩教之所全也經解不云乎溫柔敦厚而不愚深於詩者也解詩而愚者漢以下俱是也求之作者其失彌甚以予觀之三百

篇之後作詩而不愚者獨屈夫夫原畢下此拘音病者愚於法工體貌者愚於理唐人之失愚而野宋人之失愚而諺愚而野才士所或累也愚而諺雖儒者不免焉夫諺可以爲詩則天下無非詩人矣是以詩道大窮以至於今雖然剝窮則復天之道也文字何獨不然窮極而變乃生九青詩之不亡夫豈偶乎哉

國表四選序

國表之文凡更四選其名不易雖從天下之觀亦以志舊日示不忘也迨狩始事之秋予與介生約四方之文各本其師因其處於是介生維斗子常麟士勒卣正吳彥林來之王越屑王崑銅伯宗大尾道吉王江以上大士文止士業大力王豫章曦侯王楚昌基道掌仲謀王閩伍嵐王齊魯之間凡以文至者必書生平先鄉黨而次州邑考聲就實不謀而同是以人無濫登文

無妄亏然踵而爲之其事漸難矣一家之羨置之一豈不易爲工一國之美置之天下見殊者少益文物輻輳愛惡相矜才負長後先不下此必然之勢雖逆睹者無如何也國表之初英文駢聚聲光外流繼尚老成一歸簡朴或者疑功名盛衰之會兆見於斯不知物無常貴時無常美當事方萌芽詆呵衆多道不因詘及物望既盛隨聲稱妍四海順流勢不加長是故或因摧抑而益高或繇賛助而見短毀譽變化皆非

本情我所可信者讀書行道不爲升降而巳介生爲天下師表十餘年來晦明窮達涉歷最長不嬰其念與之交者望其粥粥益深自下予昔之見介生與今之見介生固猶是也其爲學問則從此遠矣遠方之士間一過從予必語之曰君當見介生何則見介生然後知名士之非奇中庸之莫及也今者之選半出介生左之遠來相與論析去取多寡無庸忍爲交厚者不必其盡存褒異者不必其識面亦因孟樸之有發其

什一已足偉然爾孟樸與扶九聖符經營社事積久不衰同人諸篇歸其家者歲可十萬孟樸孜孜揚扢一字不遺其意謂言者心聲文乃道器議論可以不彰人文不可以不錄又不好獨任公之二三兄弟以左右其成交友之際以讓相先遠稱之義附文乃見所謂始終盛事者備矣予適家居幸覯成書援引昔日不憚再三夫亦云取友者惟舊善學者惟嘿持此兩言冀無大過而已

書王止菴先生祥刑手澤

余讀止菴先生粵勳篇所出高凉獄囚四十餘人仁人用心至矣及與游出先生讞獄手澤細書百方凡數更易又歎先生斤斤輕重之間握丹筆不下中夜涕泣不能食今猶能想見之粵獄繁錯貨來者衆登高者憚於平反則曰持故牘以往可矣先生痛之案著本末人人具書務得其意然觀雷池之事中貴人一怒鈞死百輩先生不憚敝口舌援情實為之請命遂至騰章

上言感動　明主然則刑書在手寬矜疑典固其職名文帖又何異也先生讞稿伯仲季分藏之各爲一本余所得書者與游本耳要之因文測義其凡可見夫物之鷙毒先生化之重淵之下人無生心先生引而上之達於蒼天嗟乎是烏可不令李斯趙高讀也余不獲侍先生猶幸及見先生所著論穆刑不亡是在手澤曰永以爲子孫禄不亦信乎

震社序

繼斗序震社曰二張建說高毅三徐裁體清揚錢嚴襟情卓谿杜郁博綜秀傑夏唐振厲漂逸楊湯流感壯越周翁醇美趙閎遠通王子均焉有其具體評目若斯鍾劉蔑以尚矣余何言哉顧念應社草創人文艱苦介生持事五百里內應者僅有十人雲間一日而諸子彬彬抑至盛矣余觀江南學者類多開建舉筆能文者不下數百輩豈後生多才遽倍前人乎大都今日爲

文視前有數易前患無塗今明坦大道矣前者師說窒之時文敗之今幸無事童子八九歲能誦經史積漸以往何具而不善前者無人起聲名發高譽爲後學小子游說今慮不文耳苟有文其聲必揚此皆介生功高在於學者善受也雲間十七子從勒卣臥子彝仲游否則各守其父兄之業達於高遠凡向所謂帖括制舉老生濡首不下者盡麾去不觀獨以聰明用之於正一歲之中已兼人數年其誰敢爲遲余寓書勒

卣曰文章錯綜諸子其猶夫子之牆矣昨又語之曰後銳甚勁恐有拔宅而飛者願先生譲避之諸子學每上余所稱誦亦屢遷要以聖人爲本得其質矣應社數人歷風雨涉時變至深其所飲食戲謔不敢隱於諸子諸子以爲近古也而事之使無忘昔日乎亦古人所爲胏巾車也

姚文初好惡七解序

魯惡者之美其子也齊人之欲得金也秦墨者之相妬也此皆尤於好惡者也抑與之為儒言不如大學之辨文初一日而成七解其然歟文初且遜曰韓子五歲好惡其一也予不能學又多其辭不巳病乎然試操其文月更一篇以奏於人君之前雖有厲者無不悟也眞西山氏衍大學其篇迄齊家而止謂國天下皆在其中顧所稱說篇中獨夾罔上者七卷首秦郎中令漢

元中書僕射可畏哉斯言其神禹鑄鼎之意乎文初生後世志趣與古人殊然而孔穿褚蒐無其說也

劉客生稿序

顏介有言文章之體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後世學者皆是之予竊非焉夫謂忽持操果進取者此天下之躁士自其性有之非文章所驅也介嘗躑躅湘東江陵之閒歷官四姓不聞顯節身未經乎道德而概量文士以不誠甚矣介之妄也此其說予嘗以語劉子客生客生曰然客生善文工詩畫於世之技美無不能而獨循循於聖賢之說若以爲金范土型不失

尺寸此之用心豈顏介所敢望乎夫庸常之士愼無重視舉業舉業重則其心益困高明之士愼無輕視舉業輕則才無所歸以客生之肅敏秀達復致精於時藝天下之物更無所難之矣抑予聞之四方之觀文章所聚猶地之生財不可以國量也客生家本秦也移而之齊三年之內游京師者再得於四方者深矣蘇明允自蜀入汴慨然於黃河太山及歐陽公之文謂生平大觀無此三者其後文益不測今又將於客生見之

予竊以一言代弦高之弓子夏之琴也

題許平遠小像

七賢之圖胡爲乎我將遇之於風雪之堂或不可猝見其人則思挾曹衣吳帶而翩翩惟覽斯之溙溙以自笑子華子之太詳既正容以撲物鼓琴與不鼓琴又孰窮其所望試起元霈於今而問之意者十年之古鏡亦一夕之瀟湘

王耕玄文訣序

時文之說審矣復以法苦之不幾申商乎雖然苟無法焉文益不治是重困也耕玄心惻焉乃設數則以教人曰如是焉斯可矣予不敏讀焉心動亦曰如是焉斯可矣於是耕玄遂梓以行也文之出於人也有長短多寡疏密自今思之一法而已有法之文千言可也百言可也耕玄不教人以千言百言而教人以法是簡勝之術也不然觀古人之書而綴壘焉夫童子而能之

其去時也幾何柳先生傳梓人不貴斤斲刀削而貴持引者爲其能教人也今之能爲文者斲削者也發文者以法者持引者也且也耕玄繇是而達亦既功成而書名於棟矣凡人無不樂成而惡毁畏拙敗而喜速完耕玄之說又烏可不念哉

壽文湛持先生六十序

熹廟改元之初年文湛持先生　廷對擢第一天下羣相賀曰得人之盛明興以來所僅有也僅有者猶言不幾有也先生官翰林三月憫當世之故深危言號廷解帶歸里羣相賀者又羣相歎也然先生去　國時元夫鯁士尚在朝中人禍未酷或疑其鴻飛太疾類古隱者抑知漢唐奄患釁起徹末永元長秋之命開元監門之寵君子已憂其不支豈待百度陵折四海盡傷

始歎禍烈哉甚矣先生之見豫也先生既行正
士畢害踰三年中人伏辜天下亟望先生相
今天子乃　詔起田間僅官翰林如初則曰資
序然也夫資序之設安行俟之先生何膚心焉
然位在學士入贊謨畫古有其人陸敬輿是已
使先生遭時騁志發舒其學即今之職何所不
自見乎回翔十年而先生年且六十則胡為也
周蓼洲姚現聞兩先生先生之戚友也蓼洲先
生被璫械武夫紛紜百姓殆之禍且岌岌矣先

生備現聞先生身左右焉任居賴以即安嗟乎
此皆十年事也十年之中先生歷禍患備憂毒
屏居深念所以爲　國家者至矣然而不能悉
言也纔書再召數文講幄論使臣之禮獨言刑
不上大夫辨魯太師語樂處乎有懷於君子小
人聽殊雅鄭中夜不寐遂騰諫書非遠猷奉公
義備辰告者其能之乎夫察精神問氣貌天子
所以禮大臣也正志强學蚤夜不敢惰衣冠弛
筋骨純臣所以荅天子也今先生年當養胸世

之采文獻頌者爭美其枕高枎晩圖列雅跡予小子不一言而梗槩若此夫固知先生之志在王室也若夫居家有常儀臨事應變裁以大度文師秦漢義貴辭達書法晉人必恭敬先之此固其小者於事君之義亦無不當焉是故在鄉而鄉人服登朝而天下安不慕公孫之榮而微以司馬之遇君子固曰未晩也

莊叔鼎稿敘

予之爲此言者將以敘叔鼎之文也然於是日也聞其歸又將以送行云送行者曰東西南北自在也可以無不之極其所之必有歸所謂本也然至　京師止矣敘人之文者曰志善也志善者進焉一辭退焉一辭君子於此受之可以終身而不讓二者皆叔鼎所有也叔鼎之來京師以視其兄任公自客之冬至今凡七有餘月矣足不展於庭車馬羇旅酒食烝浮之事不

以關其慮語云處動而靜斯可以觀學矣讀其文盛雲雨蓄萬物古人膏澤之所出也且於理也當樂得而擊考焉夫晉安亦閩越一都會也歐陽曾蘇古稱大族今則文學之家充周洋衍不可山名莊氏代有顯德任公兄弟修宗人之舊光明於朝非其時乎常德志曰雲蛇可斷兄弟無分斯雖天下之達理非深於兄弟者不言也叔鼎行乎哉予覩任公有惻惻者欲一解之然而不能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予心猶是也能

解任公乎然叔鼎行一年後必來其來必與任
公同朝此何說也予於文信之

范聖則朱吉人合稿序

讀書之難難於均人成文之難難於顯意上者家置秉書開禮堂廡議議之言從其指授次則素琴旨酒挾策獨臨然詩念風雨悲不能同損益義乖北海所歎設當衰遲之秋寂寥無徒二人相呼自作問答則大道復出賢者未往此聖則吉人所以歎然最得也聖則曠覽賓賾情氣孤岸意所不可矜默寡應吉人兄弟與之放論今古志尚遙託在於雅詩格人今所刻諸義其

質槪本輒已見予嘗爲論文喻之山泉山泉云何一取之淸言其深也一取之漸言其序也江海巨流不知涓涓引其波瀾乃放四極以斯言竒則已至矣中正之士觀而比德勤身澡浴其言彌高乃知申屠無燥濕之情伯業有登高之才非偶然也予閲二子杜關不通賓客者三年矣靜志不彰載之簡冊然則其居蒙園其文秋水豈异心乎龍之不魚也堅節之不靡草也金不以熱銷火不以寒蚑乎皆于其文見之故一

言以爲志

題黃石齋先生朱松墨石圖 壽吳淡人年伯母

或圖青楓作佛威儀或畫雲景粉填則危不若一松一石潔然浴青而仰矚赤蒼其文爲母子碑壽者得之豈徒人物其峩峩抑亦文字之可思是故求其形麼幾尹白之墨花而深其解即爲衛協之毛詩

羅燿國筆跋

往羅子文止爲余言其族人燿國選筆甚工往來江浙間士大夫多好之謂伐懸崖之竹爲澤洲之書致足稱也文止文章妙天下其用筆應不減逸少但不自爲耳陳大士章太力爲余言亦然試之圓正其利九分珥而獨存何以命左昔唐羅昭諫善筆工甚鳳膽以鳳頭紙百幅助高其價燿國盍游金陵乎定名論謝斯其時矣

葉行可令君稿序

戊午行卷之出海内推雍㮣選本余於其中得讀行可制義私心慕好願交其人旣彥林仲芳爲余言行可平生慷慨亮直篤於大義余雖未見若或遇之及行可司教雲陽與介生往還甚善時語介生欲扁舟入婁江一顧余余亦欲假介生寓書以通巳懷而行可復上公車遂未暇及僅彼此通意而巳今者崑陽之幸行可涖止羣人士於先生觀模楷焉文章葢其一也古者

治民之官身兼親師之任農服畞畝士游庠序雖遐方下邑爲之令者必爲設長老置經籍治鐘磬琴瑟訓教弟子若循良諸紀所載煥然可述行可精史書明治略又新奉簡命出歌召伯之風入懷史克之頌聚俊民而董帥之緊其職司令以文先示治是邦之清靜寧一益於焉始然後知觀流泉挹行潦皆周宮文事之託端也予前因陳浦諸子之請旣爲序矣行可復次其全授李子爾公梓成欲余更有言迺述朋友之

素文繫之本以報孝子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
矣時義蓋可忽乎哉

陳大參磵雲雙壽序 七十

古者鄉飲之禮卿大夫三年而始一行令之爲壽者五十以上更十年而始爲一酌其義亦相通也夫舉事也曠則徵禮也重是故貧者不能備也徒富者備而不美也於是壽之爲說存乎遭際矣江南代多甲族其龎眉純壽者往往可得而聞兼之者惟陳公磵雲乎公生於荆溪其地山川之靈於郡乗爲最名人鉅公頡頏輩出若觀公一家雖佩呂虔之刀占畢萬之封亦無

以過也公位方伯稱藩牧長長君大來　廷對
第一擢天下次君爾新先其伯兄讀書玉局名
史臣朱節華鼓厥聲鏗旬公與元妃曹夫人偕
躋上壽紆服受賀一時之爲其黨友子姓者登
堂樅金石焉賓賦閟宮之八章曰魯侯燕喜令
妻壽母主人拜且興答以信南山之三章曰畀
我尸賓壽考萬年鑠哉休乎抑公所以致此者
非倖也進德之事其行無期覬乎樊遐以退爲
本君子非徒用以定身也且繇而教人王休徵

有言信德孝弟讓顏子所以爲命也范宣子一讓而欒黶之汰弗敢違春秋美焉公令其身師之者也公之始成進士也國人咸目焉謂其才國體也公弗應退就民部部之事吏爲政弊若摶沙公手洗滌之粲然而清議者拔考功法當在官人之職迺復出視學粵士在前者畢顯例論稱其知人待以卿位已而等夷如故嗟乎高官大爵膴祿美仕世人所側目而求也資苟相及不一得則務扇議論張門庭以取快意公居

官數當顯獨甘屏散無幾微不足於懷非甚讓
德烏能若是乎公游宦十餘年益識清濁達事
變出參淅藩以方嚴觸忌平謝山右後遂瑞漸
柄用遂絶意不更仕曹夫人知公指素食誦佛
躬勤樸相成大致在善訓後人而已先是嫉公
者思無所傾軋則指公老不任事公怡然安之
及公二子盡通仕籍公顔色甚華飲啖視聽不
減他人少壯時或謂公才騰躍一代不班侍從
驗之以數徵在後昆抑知孝友和善公與曹夫

人已修之數十年非是父母不生是子非是子不足顯報父母本原之理曷可誣諸余又聞道德七經與儒者五經相表裏古者陳敎學之而仙荆南之族豈其苗裔與不然何公與曹夫人之祉且長也

周别駕婁濱六十壽序

闤門之交得所謂同里閈者幸矣况賢者乎周君婁濱與其伯兄敬川之始入　都也年甫勝衣邑之人交目之曰此邦之俊民胡爲乎舍故土而它適也君有子焉君之兄有子焉君之姑姊妹之戚有子焉皆令才也以君子指悉學於予予初不識君因諸子遁與君稱通家凡感君與予無生平而重知予予豈違者乎君之遇予則猶古人矣戊辰之春予以明經游　京師始

一交君大慰所聞今且日相過甚歡言念婁中諸子反以趨走庠序不得一近君人生離合固非所意哉然君雖家長安日夜思念婁於所自號寓志焉曰予適客此毋忘乎婁水之濱今年六十姻友上爵不謀文於他國之老而屬予以言君於婁之人抑何深也君博學方行勤施義深沈而智決曉邊務善斷天下事

神廟時曾就萬司馬幕設措置朝鮮日本諸畫差次中利害蹇王兩司馬相繼督薊遼咨君邊

計君爲發策邊乃大靖天子勞焉使斯府有人曰此非臣能也臣之客某教臣爲之意者焉宿王貞觀之遇復見於今日乎君弗願也退爲掖丞而掖大治以與時戾左遷保靖都事築牆茲二千餘丈而保靖沿邊復大治或曰丞掾錄事之職猶古抱關者流也君稍與人偃仰榮名世資無不得何用嶽嶽自折乎是不然丞雖貳於邑宰邑之與革平反皆與聞焉苟不務拊循而貨來是𦡀則百姓之蝨也若能輯柔焉以和於

民民之依芘猶邑宰也君在掖六年脂膏不入百利修舉當事者累疏推譽歎爲未有去之日掖民空邑出送攀號百餘里君自此足傳循吏矣安在下位者默默也迨遼西告警虜大蹶張起公永平別駕先後出方略關内外卒賴以安
今
上卽位捕震雲谷王司馬復迎君助之張弛宴如及事既平獨身歸里口不言勞强之以官弗應雖古士會之讓張奐之廉亦何加焉今君泰

秋已高子姓昌雅君殆將隱乎則有國養之典在然此須君者猶有不足也躬教孝於家而時以年見天子或揖杖焉或建杖焉聖人又有言曰天下之貴年久矣況賢者乎是可爲閭里閈者昜也

跋宋九青送熊魚山文手卷

熊魚山鄭淡石兩先生之爲諫官也一以三月去一以十月去顧其令吾吳則皆六年也蘇松財賦甲天下吳江華亭殷大尤冠二郡兩先生以德塡之六年之内無逋賦無罷人百姓稱爲至平廼

天子再命大吏稽錢穀時淡石行矣文書往來高下者久之獨兩先生調他職徵其說則曰以賦故也郡人士目睽睽益不知所謂嗟乎苟不得所謂讀兩先生封事可矣苟不及

讀兩先生封事讀宋九靑一篇送行文其亦可矣

壽倪鴻寶先生四十序 代

壬申之秋宮允倪鴻寶先生請休沐歸里第

天子下明詔挽車者再予爲書訊之曰以公之年亦古人所謂仕矣其可去乎未幾公之門弟子以公生日徵予言予慨然歎曰年歲徒矣輕重以人信哉甫侯申伯之降美於大雅孔子所生日月公羊特書若在它人則已不論不議矣鴻寶命世大哲美非一篇欲洗爵而稱之雖歲有言焉可也曩者中人播毒四海橫流妖言騰

輿衆競崇長公抗發危議誅其人燔其書羣訛
姑息是時公年甫逾壯未四十也閩漳黃石齋
先生與公齒兄弟學履名地相等石齋昌言謫
他職公請讓官義動　朝廷嗟乎天下之求治
也按事法而廹操萬物皆敝退而分別賢不肖
則無爲而功成亢倉子論賢道歸本于天靜大
臣明民勞之詩痛言詭隨甚於寇虐皆所以明
治原正庶事也鴻寶識達天人身無喉舌之司
而數申其說言或有忌道無不全諺曰築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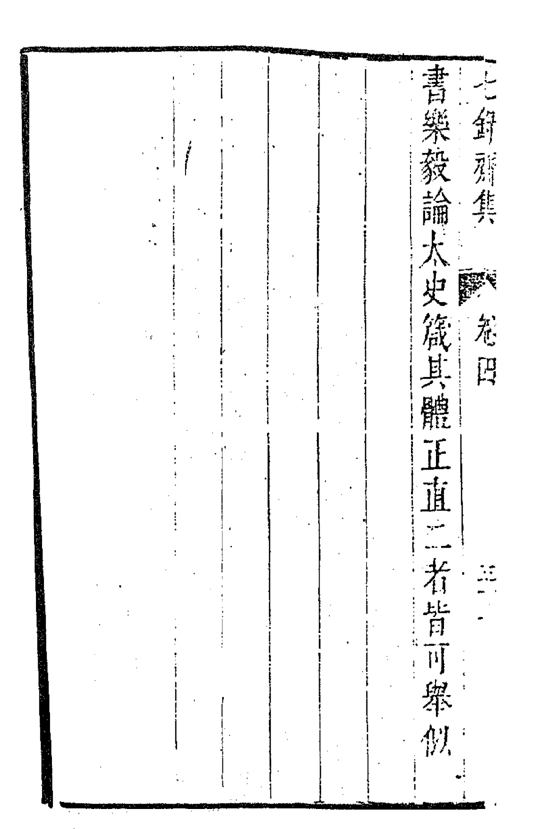
擣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公之立言功大於築
社矣明天子進而施用之萬事理矣豈徒榮左
驂乎楊雄年四十始游京師獻較獵賦漢中李
固年四十而郎顗薦之公之遇視兩賢爲蚤達
文誼兼焉以是爲祝庶可以謝公之高第弟子
乎抑與之盟曰古人甚愛日孔孟之學以強仕
爲大閑諸君子欲壽其師無若行師行言師言
矣

題何匪莪先生書毛穎傳手卷

此先生又一種書所謂東坡臥筆餘直縱筆米老典筆各有其體又韓作是傳後文人戲効器皿藥物大都有傳終無一似韓者先生獨書此傳正自有意然非炳老攜示東海一生何從着目固知鸞鷟鷹峙非索蔡不顯耳

題何匪莪先生書出師表手卷

每讀二表不敢不正衣冠先生楷書之近得山谷云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李嗣眞云右軍



書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二者皆可舉似

贈文林郎張太翁封孺人蘇太母合葬墓誌銘

太翁張觀海先生沒十三年而始得贈太母蘇太夫人封四年而始沒其子令君采之爲狀也稱太翁曰贈君稱太母曰孺人從令號也溥於此無加辭焉顧溥少與令君游知贈君與孺人事最詳又限於文不可以究則請序其要者贈君諱鳳異伯鳴其字別號觀海溥兒時侍大人即聞觀海先生名一鄉所謂有道方正好排難

解紛者也孺人蘇氏故儒家父茂才景山公與
贈君父海山公友善遂爲兒女婚海山公之爲
贈君聘孺人也大學衍義一部佐白金二兩以
成禮君子謂之曰古後人所視也贈君少奇悟
年二十補州庠生孺人年十七歸贈君贈君事
父母孝母性嚴多以苛禮遇婦孺人承之益謹
海山公沒時贈君兄弟無生分贈君朝夕哭
不敢忘一以家政委之弟與弟之婦妻孺人善
受贈君意錙勺出入無所問並居十餘年一日

弟請移居贍君驚泣曰弟忘父言耶奈何欲生分弟愍曰室小狹不足容子姓耶託間宅非敢有他蓋贍君先世有二宅贍君所居爲南宅其一爲北宅相去七八百步二宅皆中人業然北頗美竹木池沼贍君則以北宅任弟居之所有宅所入盡歸於北南之食指二十皆仰給於北北宅所給日惟斗米贍君性好客客至即呼孺人具酒食孺人計無所出則典衣絮後衣絮盡則坐吁一室中故終贍君世孺人日夜如操作

新婦未嘗一日主家政往往得心氣疾亦不聞
之贈君也贈君王父年高其發人生一子不才
然自海山公呼之爲季弟自贈君兄弟稱之呼
曰叔海山公仲弟嗣絶於禮宗子之次子爲嗣
王父感發人言欲以晚年所生子嗣之族議不
可則以贈君之弟爲嗣而發人子所受於父者
如二兒發人子七八歲孤海山公卽父字之長
不率訓好游敖不數年產立盡則思嚙贈君兄
弟以爲利株誣不止贈君貌弘偉有辯才

是時聲名甚盛州大夫皆拂席迎或勸當直其辜以傲無良贈君俯首不答泣數行下曰嗟乎辨一不才子何難獨吾家世孝友一對簿何以見先人地下則歲議優給爲之室屋衣食嫂人子有二子贈君教以術業使治生有一女寄養於人轉隸巨室贈君跡得之貸金贖歸孺人親櫛沐之如己女長爲擇配家成素封然嫂人子性不馴其所生二子又好鬬縱爲椎埋與鬬巷奸萌相比施無禮於贈君父子時撼門戟手詈

投尾盎庭中鄰人忿欲一擊贈君力止之曰是固我叔母足怪變人子知於理不順則父子自破面出血走控有司曰吁呼挺撞以爲常贈君素剛不能含茹人獨隱情屈之一日不聞其父子噪聲則舉手稱慶於是積憂病病矣歿之日翁欲明白言家產所終始贈君不應張目視令君曰兒能了之意蓋重言生分知子能成巳志云贈君既沒變人子即以訴牒要令君於喪中時令君巳爲州庠生枸召未即至即設危辭搖

州大夫激使怒卽脅令君見州大夫令君見州
大夫俯伏泣不能起州大夫見其衣中衣新衰
異之問狀令君具以事對州大夫怒抵几絮孽
人子杖之令君爲免冠謝孽人子少戢然聯君
沒後南北宅生產孺人毋子終不置一辭生計
益大絀先是令君之兄士魯先賠君亡聯君與
孺人哭之慟婦楊年少矢奇節遺三男一女皆
恃孺人饔飧孺人心憐婦節曲左右之且語令
君曰人不偏至不成特行楊女實光張氏何暇

復問小禮孺人生二女大女亦先贈君亡時年十七以哭夫之喪不食死善乎令君之狀曰孺人有兩子卽一婦以節著有兩女卽一女以烈著本諸父母者至矣令君終贈君制卽讀書溥家孺人輒戒勿歸旣成進士偕之蒞川一以儉素仁慈爲表帥令君在官舍日供不過束菜一月之內訟獄稀有非太猾不下鞭楚坐堂上時恒有白髮老人年可八九十許倚杖觀令君私笑語曰吾輩老矣未嘗見此人令形貌固爾

孺人病令君亦病遂奉之還臨之民攀舟而號者數萬人追送三百里外孺人歿一州之人奔哭而致祭令君之庭不能容則列祭道上約五六里雖令君誠心之感亦孺人敎子以有成也贈君讀經善解大義不循庸師口授爲文多古法處時之先相諸後進文尤精斷識生平務急人引一方利害爲巳任若定鹽鐵河工策毕中救荒諸事僅其大者其細者及人之德按歲月日時書之皆具或暮夜餽以金則畏若沸湯

要其立心以孝弟爲本故篇中三致意焉孺人
受書於外祖母少熟古史佳事婦德備矣亦以
孝弟爲先故處贈君兄弟内外間兩世無間言
臨歿時呼令君善事姜氏溥所謂序其要者如
此贈君始祖某始祖母某氏高祖某高祖母某
氏曾祖某曾祖母某氏祖某祖母某氏考某妣
某氏孺人考某妣某氏兩家以世德聞子二長
某州庠生娶某氏再娶某氏次某戊辰會試第
三人授臨川縣令娶某氏女二長適某次適某

孫男幾孫女幾贈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歿於
某年某月某日孺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歿於
某年某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某鄉
不遠三千里以墓文屬溥溥悲不能身執紼對
使三號銘曰
嗚呼自吾聞先生之義始知所以爲人繼孝弟
以爲基雖百世其猶有親土既高兮馬鬣可遵
冰既潔兮貪泉非鄰題其石曰先生與孺人之
墓兮彼佩玉瓊琚者孰能子孫爲常而彷彿其

真

吏科右給事中宋公柾石墓誌銘

壬申某月某日黄門宋公柾石以疾歾於　京師朝士歎曰直臣逝矣九月㮣行公之介弟璽繚前投書余門余發其書讀曰伯兄黄門將歸葬苟無文以信壙石懼其不䁱也敢介九青以請宋九青者公里人同諫官署中稱信友於余誼兄弟余於公又先後師門敢以所聞於九青者與公之弟所爲狀而雜撰焉公之先世自嵩之棗園遷膠州不言始祖者惡所附也宗法之

不誠自遠附始絶之所以傾宗也公曾大父環生節公大父節生之曾公先考以公官贈刑科給事中毋高氏封孺人公諱可久字　號柽石七歲通經書名傾其學人弱冠補弟子員試輒高等然省試數不遇心嘗惻惻復重自負不同疚讀書為司空別業白日雷起龍從柱中出流電入衣袖公燕坐自若甲子乙丑遂適得志益其徵也授官行人凡五載除黃門重氣敢言其最大者在彈厓怯大帥誅豪武臣請止中貴

毋遣大帥之逍遙瀟永也日飲酒嬉縱士卒豨
民間道死人如腊爭梨割取賜物聞鼓聲則伏
匿或從馬上墮公曰冠玉食糠恐爲虜笑爾虒
彈之乃罷豪武臣縣貴喜用事陰陽術權利卑
馬踏門走趨如沸湯復排損正士盛氣躪爲芒
害公惡其憒家聲壞國是也折發其奸獲重譴
去中貴人既行公語同官此而不言吾等不若
殖緯郭最突於是條切甚中國論遴爲求幾闈
登州陷銳身策之不暇食者三月竟得心疾及

季弟援賊中御毋如公卽公見色喜然病深矣入秋而亡嗚呼國難之不職家禍之不寧忠臣孝子皆有死道焉自公之身而兼之雖有司命弗能回也復何言哉公天性洸重才最颸有超絕人者獨數奇凡三易配皆以貧死萬曆丙辰歲大饑百姓析骸以爨公養毋必備甘鮮橐中無尺寸　留父啚喪遺弟妹四人未婚嫁悉經紀完其匹羣弟學無師則鬻田延外傅雖顚躓凡弟一釜食病革時撫泳痵而啼爲念先人須

琴然公雖早少父孝善侍奉母甚康壯歲善病
病數瀕死卒强起愈成進士以直聲聞　朝廷
生兒數不育今室將娠有子徵凡公所以亡而
不亡絶而不絶孰非天乎天不即亨公而使之
涉患難蒙禍戚困公者數矣憂愁離楚幾不可
復生卒宦達以言顯語曰善人國之紀也又曰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公即不登上壽伍卿貳若
論所遭際天之於公豈無意哉公生於萬曆
年　月　日歿於崇禎　年　月　日元

妃趙氏繼室姜氏王氏　月　日公弟可舉可
發扶公櫬歸里葬於　鄉　原舉發皆好學達
大義能成公志銘曰
維天不枯維德有徒維君之身可食可荼維昌
詩其萬年維仁人不有其學是曰道肥歲凶弗
癯是克大文懸於國都君子繹之曰昔有先正
其言明清始如是夫

贈太僕寺卿周公來玉墓誌銘代

逆者寺人之亂南國禍烈矣士大夫一時獄死者五人曰繆西谿周蓼洲周來玉李重達顧塵客西谿蓼洲塵客無言責來玉重達有言矣然而寺人之惡同故其死從而同寺人亂方始來玉官御史數抗疏折之內擊阿保外伐諂臣寺人疾之力卒致之死且死死則死耳士君子不幸當患難相隨屬一旦決脰趣湯鑊或身死而國人哀之牛車弊席子孫負薪父老為之上書天

子聞而太息次者忍死不刑絕命之日全肌膚
保齒髮妻子持首哭具衣冠葬器而後行雖隧
而相見可以無恨今何爲乎聞之獄卒曰諸君
子於尉氏無死法萬方致之死又不即死之先
苦以捶掠榜楚心知其貧無藉坐以緡錢日拳
梏於庭鞭使入徵不應則係累其家人絕飲食
所號爲金吾執法者夜半片紙入獄立報氣屬
時肢體已刻斷耳目斷殘不具及錄死因又戒
無即出風沙蒸扇糜爛然後屍流瀟中乃下鳴

呼直道之不容於世久矣依古以來爾忠陵折
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死不踰年今
天子即位震悼諸臣下　詔褒郵來王以御史
贈冏卿錫葬祭官其子凡死甚烈者其食美必
速亦天道固然哉公諱宗建字季侯來王其號
周之始祖元時僑於爛溪張院判縣浙東徙吳
江五傳至恭靖公而始大恭靖公生孝廉公式
南武南生封公輯符即公皇考恭靖公在
康陵時爲諫官疏中貴人罪惡請無迎法王直

聲動天下公入西臺即奏誅常侍保母不少避周氏世有諍臣亮哉然恭靖位太宰以榮名終公爵不過治書盆死獄中祖孫遇不遇何相殊也公童時有奇性從大父所聞說楊忠愍事輒撫掌曰忠愍不死鸞嵩何在大父益器重之補諸生名甚高丙午薦於鄉癸丑成進士海內慕誦其文試爲令歷三邑皆治民祀之以配祉其始令武康也武康僻小若役民好鬬挺不下公設井閭冊先清戶口以徵賦餘做僚擬法次第

其從官自召解不一煩民間運舟集河下奸人
數把持為害公按舟置倉舟至如歸各實所載
竟歲無譁訟獄煩興縣指使者衆公戒凡訟牒
必書師史名豪猾不敢騁其治德清亦然仁和
較清劇矣又諸侯衛國符傳日夜趣發甑皷之
徒黨名市籍其尤無良者至蠱聚婦人罟財利
公立禽獮之日延耆士講士禮建武林書院讀
法鄉射其中邑廼大洽去之日民擁車馬不前
具乾餱出送五百里不絕傳有之季武子賦甘

棠韓宣子不敢當若公者又何讓焉秩滿應上
考公恥以它塗進休沐歸里庚申補御史踰年
熹廟改元魏進忠客氏漸用事廷臣愕眙無所
出公泫然流涕曰嗟乎書訓在初易戒履霜其
是時乎草疏萬言指切深痛會四月雨雹遂入
告畧云雹爲陰象占在臣侵君下陵上小人乘
君子夷狄窺中國魏進忠偪近君側除惡宜斷
九月客氏再入宮公疏爭益堅未引王聖宋娥
陸令萱爲戒危言昌惻讀者悲焉旣璫援日盛

羣趨滿門公心益不平疏言見邪不擊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言路中滿相倚作勢擿瓜抱蔓正人重足不斬進忠必無以謝天下疏入將杖於　廷賴輔臣力救以免或怵公曰子之能已見於天下矣稍含忍庸何傷獨不爲白頭老人計乎白頭老人者謂公父母也公奮踊曰凡我之不避死患務强諫者非好爲名高也誠見天下之禍莫大于進小人退君子而宦官宮妾爲之銜行也父母雖老王陽王尊其能兼乎我

念決矣請以死繼問有日道傳内臣劉朝將典兵公駭曰此唐魚朝恩宋童貫覆車也奈何效之即列三不可九害以上謂内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王振劉瑾已事章著不蚤遏絕釁亂非小疏留中事亦竟寢　敕視光祿中貴持　令旨脅公公不拜又設好語曰吳江贈糧當免公亦不許獨條革弊十議指正懺乾罪歲節費五十餘萬卧是中貴交怒公矣君子曰歷觀治亂寺人之禍無有大焉者也東漢之季

衆正盈朝破合枉壞冢宅發其奸私勢宜衰止
一不振而海內賢人皆頌其手況彼方炎者乎
自古外廷與內角不聞一勝者豈盡不密哉繇
其陰賊著心禁近勢便也周公踽踽奮身以除
左右之惡不憚再三欲匡王國而使正公固不
欲免卽欲免其可得乎癸亥歲公按楚歸奉皇
考諱廬墓上時江城舊令素無行奔走逆門受
指讕誣公公落籍嚙者猶不已則以意命其私
人入吳爲鉤索遂矯旨械公入　都下鎮撫獄

金吾皆魏氏養子承令欲斃公日坐堂上訊公備五毒公一不辨惟大呼　天地　祖宗共扶擊賊竟懸坐萬三千五百金箠償之肌肉消鑠金木雜下無巳時自四月十五日繫獄六月十七日夜半沙囊死矣然公初逮時　京師地震入獄就勘王恭廠雷火再出訊下冰雹殛之日朝天宮災天意何嘗一日欲死公哉公孝友篤行事父母少壯顏色如一日有伯兄困童子老不遇公力推挽之及死祭以文哭甚哀讀書慕

古人大節嘗論蘇秦揣摩富貴卒以富貴死爲
不孝與人寬仁居處必以度見義風發不敵側
官御史四載諫書百篇皆　國家綱紀誠心爲
質鄒濶兩大臣以講學去國公疏求與同罷文
文起狀元慷慨論時事蒙　嚴譴公詣古之評
臣請　聖度優容悉言人所難中人亟側目焉
宦十餘年家無澹石餘粟縱騎騾至溯餐不能
具巷中人斂錢飲食之比徵輸官萬餘金隸子
弟俱散自杭以下三郡士大夫聞之爭劇金應

百姓願捐口食代償士尹池有言曰仁者能用人公之遺愛抑又可睹已公生於萬曆十年六月十五日卒於天啟六年六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五配申氏封淑人子六廷祚廷祉廷禧廷禩廷禎廷蘊女五適某某字某廷祚子四廷祉子一公所著書有奏議四卷老子解八識規矩頌論語商詩文雜集尚書講義紀事本末文選右編評崇禎壬申孟冬諸子葬公于邑之　賜域尊　王命也不佞與來玉同籍誼最深微羣

狐之請嘗有言刻石既藝矣其敢或後然念公
至孝太毋聞公喪一號而絕幼女繼之次君廷
祉重趼萬里訟父寃道病不一年死雖忠臣義
不顧家胡爲乎死喪纍纍也於是泣三日而歸
以銘銘曰
謂公其生兮孰荷鋤而爲靈均之遊謂公其死
兮孰修紳正笏而告志於王侯惟生死不足以
難公是以世讀其書而知其義在乎春秋苟天
地之無窮期則斯人者雖沒爲明神而不忘今

日之國憂

萬都護墓誌銘代

萬氏故豫章舊系有隸太原戎籍者曰萬傑今都護萬公化乎之始祖也傑生鍾鍾生寧寧生瑛瑛生楨楨生億歷以軍功顯億生秉頫丞岩岩生贈兵尚書世德兩世以儒大用於朝都護爲尚書長子年十六即襲偏頭所指揮或曰公生而嶷異折節好讀書施其才於王國必有通人之効將軍雖武何遽低頭就之乎是不然公累世折衝受朝廷之恩久尚書雖起儒家

歷仕宦顧兵備西寧經畧為上津門朝鮮次第統承薊遼一大鎮倚為重輕後先三十年西平虜東平倭莫不身先士卒鼓作忠勇底於大靖則因所志而成之桓桓之威以慮西方罔先人之業也然公雖志大所遇不能即合自任偏頭以來歷寧武大同河保始得為副總戎掛訓神木天下將以太將軍目之適虜犯孤山路帥貪怯不任公聞變馳援聯營犄角賊勢重戒無輕動帥師遼潰又降於虜公堅壁壘待之一軍獨

金帥之家人懼曰降名不祥死禍可嫁則誣曰
帥已亡矣如救者不前何公遂受過以歸後撫
順城陷當事者盛稱公才起之同行公聞命即
散金應下募豪傑子弟入軍晝夜入籌府陳戰
守甚備河陽獲安然以當事者不合於時而去
公自此亦再歸矣白蓮盜與仍以薦召副總戎
駐德州討賊會有遼西之役　天子聽總督王
公言調任密雲公偕王公星夜抵榆關奴方熾
寧遠揷漢入大營哈喇慎三十六營擁兵以遲

公讋之以計先使其畏威而後用命蓋王公與
尚書同籍識公於童子時深相器重虜又素懷
王公恩聞名心動公因示以欵誠要其保塞郎
趣師守寧遠彷古車戰練勁卒萬二千人摩厲
待用外爲恩好而內備益修邊陲賴以無事敘
功晉都護復歸於家戊辰之春插酋西襲順義
虜王卜石兔敗死騎大擾雲中　詔王公往禦
命公貳之公是時凡三歸三召矣顧念虜驕甚
非大頓挫之不可斷其使至麾立堂下讓以大

義使者免胄謝然後歸入約鎮府嚴兵以待絶
使勿通虜恐甚稍哨以利毋令生心諸方遣舉
具不可顯書然公三召皆不得節鎮門下材官
武士藉公致身者多位上將爵比通侯歲次庚
午年六十竟以病死惜哉公蹻力過人能控生
駒左右射又工章草雅度鎮物羽書紛至閒不
改容性沈敢忠孝起公事勝於者私往者神木
之誣公不置辨辭後任客雲捕得雲中生口云
孤山帥教虜中戰陳其事始白庚午之歲虜王

叩關奉表貢馬故事公當賫捧賜宴闕東因昌言於衆曰乘隙修武此其時矣毋媮小安忘戰疾作不能起閒戶外傳邊事手猶指畫天地其誼不忘君先事設防多此類也或以爲家學云公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配二某氏某氏弟三人某某官某某官某某官子四人長某次某某某女三人長適某次適某諸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北郊祖幽之旁兆履縣曾郡人榮之以不佞之知其世之詳也屬次其事文不

能單也綴之以銘銘曰
文德有秩不辭韋鞬魯頌聿懷北伐啟格卒曰
君子偃旗聽護襄祖弗忘王氣是赴謗書篋盛
無抜殄樹成勞曷居郤軌内度獫狁遐征上歌
攸芋封侯詎高靜歎日暮明明鑒之屢蹶屢瘏
軒倪鼓樂六月息戍毛髮正蒼悲乎及瘉雖瘕
於軍廟籌則數梳上過師寧紾田賦今返大幽
瘝深老孺旌旐百陳沒識神祚作者造哀音猶
防露